



从弟小青打来电话,告知三叔猝然辞世。时值盛夏上午七八点钟光景,已过花甲之年的三叔刚起床,准备到后院去“侍候”那些叽叽喳喳的鸡鸭呀,岂料尚未站稳瘦弱的身躯,便一头栽到地板上,仅几分钟就停止了呼吸。

小青在电话里悲不自禁,哽咽着说:“我爸昨天好好的,还与我出了一趟远门,哪晓得今天就……”

关于三叔的突然离世,家里人的分析是一致的——估计是高血压所致。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大家同心协力为三叔办丧事。我的大哥稍有闲暇就在我耳畔抱怨从弟小青:“太没经验啦,三叔刚倒地他们就忙着去扶起来,也不知打急救电话。这人啊,看来还是多读几年书好……”

我从数百里的城市赶到老家时,村寨里犹如往昔,异常安静。三叔家堂屋里,家族中的几个长者正忙着为三叔收殓。香烛袅袅,纸钱铺地,三叔静静地躺在冰冷的棺木里,头发卷曲、枯萎,皮肤青紫,颧骨凸起,紧闭的双眼深深的洼陷下去,四肢紧缩……蓦然间,我的心仿佛遭遇八九级地震——剧烈颤栗起来。

说实话,我与三叔之间应该是情感源于血缘。这大抵是源于我尚未知事他就远赴祖国南疆的老山前线,参加自卫反击战。回来后又不能与我等“小屁孩”亲近,却把扉页记满毛主席语录的笔记本慷慨赠与我已念初中的兄长们,我能够“沾光”的,无非是他偶尔将他的三等功奖状小心翼翼地箱底翻出来,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自豪一番。我们很好奇,往往趁他外出之机,偷偷摸进他的房间,从箱底翻出他的三等功奖状反复“瞻仰”。但往往都被他抓个现行,结果是被罚站立或蹲马步。

三叔退伍时才二十出头。当时寨子里的年轻人每天几乎都是两件事:白天担水、放牛、割草和田地间忙活,夜晚打牌、酗酒、闲聊和半公开赌博。三叔的不同是在夜晚,他独自一人躲在房间里一边裁剪废旧报纸、卷烟、抽烟,一边摆弄小小的收音机,收听那些唧唧呀呀的歌声和新闻。

更让人费解的是,他几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独自在村寨里喊着口号坚持操练。“一二一”、“一二三四”……小村上空久久回荡着他既高亢,又沙哑的

声音,坚定、执着、自信,至今仍会时时撞击我的心壁,重重地。

再后来,我的爷爷奶奶无法忍受三叔二十多岁的“大龄”还不成家的现实,左托右请,百般周旋,且对三叔软硬兼施,终于将邻寨的一个厚道姑娘铸成三叔军功章上的另一半。从此,我有了三婶。

成了家,尤其是短短几年间有了我的三个从弟后,三叔每天仍就天不亮起床,不过不是喊着口号满寨子操练,而是一转身就窜进了庄稼地,天擦黑才赶着牛,背着一架沉甸甸的青草回来,胡乱填填肚子,顾不上洗漱,他就倒在床上呼呼睡去。他的房间里,除了雷鸣般的呼噜,再也听不到收音机唧唧呀呀的声音。为此,爷爷和奶奶笑得合不拢嘴:“我们家老三稳当了!”

老家地处偏远,石山突兀,土地贫瘠。有了家庭和孩子,地里的产出已无法满足天天都要吃的大嘴小嘴。怎么办?三叔陷入了长时间的思考。时值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

不久,村里人发现在小村背后的山脊上,三叔那身着浅绿色军装的年轻身影,正在浓密的荆棘和草丛里挥汗如雨。才几天功夫,那些灌木林和草丛,被他硬生生从山脊上一络络、一块块撕扯下来,裸露的山脊经他几番翻弄,就可以栽种谷物和蔬菜了。

几年下来,三叔就从村背后的山脊上开发出了一片片的地,家里的吃粮问题算是基本解决了。可容不得他喘一口气,棘手的问题又接踵而至,首当其冲的就是住房问题。三叔自立门户后,爷爷将三间老屋分了一间给他安顿家小,刚开始还能勉强凑合,可到我的三个从弟陆续上学后,再让他们每晚挤一张床睡觉就行不通了。更何况在农村,哪家不是常有三亲六戚往来留宿,逢到这种时候,从弟们只得趴在牛圈里权且将就了。

村里发动大家种烤烟,乡亲们没种过,都不愿意。三叔不顾家人反对,报了名。说干就干,三叔把家里的土地全拿出来,按照村里的要求,带着三婶起早贪黑地忙乎起来。一年下来,人瘦了一圈。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接连几年,他都坚持种烤烟。

村头,三叔家的新居已经建成,不大,就三间屋子,

很显眼。他的腰也一年比一年更加弯曲下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县城中学念书,几乎每天清晨和黄昏,都能在上学和放学途中碰到络绎不绝的“背篋大军”。他们都是县城附近的农民,利用农闲背着背篋到城里来出苦力补贴家用。

一天,放学途中,突然听到有人叫我。转身一看,原来是三叔。他正背着一个巨大的背篋,兴冲冲地从“背篋大军”里向我走来。“家里的烤烟收完了。听说背篋有钱赚,就来啦”。他嘿嘿一笑,丢下我,挤进他的队伍,走了。

再次见到三叔是在三个月后,也是在我放学的路上。老远就见他背篋反扣在地,坐在上面,一边吸烟,一边望着远方的山岚发愣。我急忙向他奔去。见到我,他仍是嘿嘿一笑:“放学啦”。我点点头。他问:“今天老师教的东西都会啦”?“会了!”我答。他显得很兴奋:“要好好学,不能学我……”一会儿,他站起身,将背篋背上,用手摸了摸我的头:“走了”。我见才四十出头的他,头发花白,背影越发佝偻。

后来我外出求学,并在外参加了工作,只在每年清明才回老家。每次三叔都会放下手里的活,做上一桌丰盛的菜等我们。见他仍种烤烟和背背篋,我劝他:“兄弟(从弟)们都大了,你都五十出头的人啦,不必再这样苦自己”。他说:“钱这东西,多挣一点是一点的事”。

大约是在2015年,我的二哥告诉我,三叔打电话找他办事,说是老家村寨里没有路灯,晚上老是黑漆漆的,看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些太阳能路灯给村里。在我记忆里,这是三叔第一次找我们办事。事情办妥后,二哥要我回去告诉三叔,好让他放心。到了老家我才知道,原来三叔已经当了村民小组的组长。从弟们告诉我,三叔当组长后,家里的活计几乎顾不上了,一天东奔西跑,不是忙村里的道路硬化,就是忙村里的照明配置,没完没了……

三叔出殡那天,小青告诉我:“我爸前年到云南参加了战友聚会,应该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家族中的一个长辈也告诉我,说三叔到云南参加战友聚会回来后,就一直想把我寨子里的路灯安装好,现在愿望已经实现,他该安心了。

月照“三变”

初秋时节,我来到月照。

陡然间,感觉自己变成一叶扁舟,沐浴着乌蒙山麓灿烂的阳光,荡漾在奇峰挺秀、鸟语花香的月照养生谷,贪婪地呼吸着饱含负氧离子的清新空气,心旷神怡,神清气爽,仿佛置身世外桃园,钢筋水泥森林中经年累月的烦闷和疲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释放,浑身通泰。

放眼周遭,如黛的远山,葱郁的林木,潺潺的流水,还有人们脸上阳光般的笑靥,都是那么养眼。

月照,不仅是个富于诗意的地名,也是名符其实的“康养胜地”。

惬意欣喜之余,不免刨根问底。藏匿深闺的月照,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不曾激起一朵绚丽的浪花,默默无闻,与世无争地偏居一隅,何以短短几年间,以如此俊俏艳丽的容颜,闪亮登场,令人流连忘返?

我的疑问,很快便有了答案。六盘水市钟山区月照社区党委书记杜锦告诉我,昔日名不见经传的月照,之所以后来居上,惊艳四座,缘于近年来农村施行的改革——“三变”。

杜书记所说的“三变”,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是六盘水市新近探索出来的山区农村改革发展的新路子。“三变”改革作为有效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机制创新,受到中央和省里的充分肯定,引起了省内外外的广泛关注。

换句话说,在深化农村改革中一马当先的六盘水,已成了全国农村改革的沃土、发展的高地。可“三变”之于月照,引起如此深刻的变革,抑或蜕变,出乎我的意料。

是“三变”的作用么?我不禁有些疑惑。没错。杜书记不容置疑地说,是“三变”,让月照变成了“白天鹅”,香饽饽。没有“三变”,就没月照的今天。当然,月照的“三变”与市里倡导的“三变”,主题相同,方向不变,细节上,却有些变化,这也是我们因地制宜,用活、用细、用好“三变”政策的尝试。

年逾不惑的苗家子弟杜锦,从钟山区机关,来到贫困而美丽的月照彝族回族苗族乡,已9个寒暑。先是从

乡长助理干起,两年任职期满,原本可以回城,但他却深深地爱上了这片热土,乡里(那时未改社区)也热情地挽留。接下来,副乡长,社区纪委书记、主任,书记,一步一个脚印,我们到月照采风的第二天,刚好是他履新社区党委书记三月整,可谓月照“三变”的决策者和践行者。

月照“三变”怎么讲?我意欲探个究竟。“村寨变景区,农舍变旅馆,农民变职员”。杜书记说起月照“三变”,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具体说来,就是将“三变”作为月照发展的抓手,打通资源分散、资金分散等发展中的瓶颈。

通过发展旅游产业,将月照打造成一个宜居宜游的大公园,游客纷至沓来,恋恋不舍,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带动群众致富。把产业变成旅游景点,将旅游变成产业。杜书记顿了顿,补充道,换言之,把产业做成生态,把生态做成产业。实际操作中,根据市场需求,因村制宜,各有特色,产得了,买得出。眼下我们正在游览的双洞村,就是比较成功的范例。

真的不错。我认真地看了看双洞红瓦白墙的农舍,绿树成荫村道,熙来攘往的游人,有些激动地说,这不就是我们时常描绘的小康么?

应该是这个样子。杜书记说,这样吧,刘老师,我给你讲几个“三变”的典型,如果有时间,有兴趣,你再实地考察考察,印象就更深刻了。

好啊!杜书记善解人意,说出了我想说,还没来得及说的话。

第一个,资源变资产:金钟村园林园艺制品厂。这个项目2016年12月投建,今年3月运营,主要生产特色地砖、护栏,仿木花箱、花桶、桌凳、靠背椅等高仿产品,可以说,惟妙惟肖,足以乱真。除了满足社区,还销到六盘水市区,甚至市外。你看看,杜书记手指路边的红褐色护栏,你看像不像真的?

很像。我说,你不点破,我以为是木质的哩。

这就对了。杜书记笑了,说,这家厂子追求的,就是将假的做成真的,以假乱真。

其次,讲个资金变股金的典型——双洞村扶贫旅

游生态园,即月照养生谷下扒瓦养生生态园。

顾名思义,这个生态园位于双洞村下扒瓦组三岔河畔。主要建设内容有鲜果采摘区、大棚花卉瓜果种植区、生态餐厅、儿童乐园等。

他们的做法是:双洞村与金海大地园林园艺有限公司,共同组建贵州钟山下扒瓦扶贫旅游生态开发有限公司。双洞村除了土地入股,还将村集体闲置资金入股公司,资金变股金,达到了双赢。

最后是农民变股民的范例:双洞望月客栈。这个客栈占地约2亩,建筑面积800平方米,拥有客房41个。具体做法是,采取“三变”+旅游+农户的模式,由双洞村自来组12户村民,共同筹资116万元修建客栈。客栈建成后,引进投资方60万元,进行装修,双方签订入股合同,期限10年。

12户村民,每年共获保底分红6万元。然后,根据各自入股资金的多少,参与分红,多投多得。

杜书记介绍的三个典型,各自代表月照“三变”的一种模式。

与杜书记握别时,我们相互加了微信,成了“微友”。

有趣的是,他的微信昵称,名之“山河”。我心里倏地一动,随口问道,杜书这“山河”,有点讲究吧。是吗?他说,其实也简单,我名为“锦”,微信称“山河”,意在通过“三变”改革,让月照这片祖国的山河,绚丽多彩,锦上添花。

果然有所隐喻。告别杜书记,我仍沉浸在他所描绘的月照未来的蓝图中,独自在阿勒河边沉思徘徊。

刚下过一场不小的雨,河水有点儿微黄,强劲的水流跃过堤坝,穿过河中嶙峋的岩石,哗哗有声,不绝于耳。

蓦地,我似有所悟。如果说,六盘水市、抑或钟山区的农村“三变”改革,是一部气势恢宏、扣人心弦的变奏曲,那么,月照有声有色、不同凡响的“三变”,不就是其中一个优美的乐章么?

身在河西(组诗)

徐学

心,疼着厉害

当我抬头时,我眼前
出现了幻觉,腿真的就不听话了
我扶住了墙
心,疼着厉害
汗,滴在了地上

在此之前,我只是弯了一下腰
想捡起掉在地上的一本书
可眼前的幻觉不得不让我放弃
像放弃一个烫手的山芋

卧室里有药,那药
我已经吃过了,为什么
这个中午又让我扶了一次墙

我开始猜疑那个女大夫
给我诊断病时,是不是
她想别的事了,难说:
这年月,许多事情的确不靠谱
像我的收入,和付出

一杯茶,冒着热气
阳光照进客厅,折射出
它的美,比美更美

此时,我口干无比
而那杯茶还静静的放在那里
亲,人生苦短
经历太多,疼和痛就越深沉

短歌

那年,我二十
喇叭裤,长头发,八字胡
是我喜欢的
你说:你喜欢我的长头发
长头发能飘起来

说真的,那年
我更喜欢你唱的花儿
你唱的花儿,听起来
入耳又入心

你唱的花儿,比那些
盛开在山坡上,地堰旁,沟渠边
一丛丛一簇簇黄的
红的,紫的,粉红的,艳丽的
花,……都美。

天快要黑了

头发换针换颜色味
猪毛换糖换丝线味
一个货郎吆喝着

他的吆喝声总能惹来
大肚子的孕妇和放学的孩子
以及刚刚成人的琼女子
噢,二狗蛋家的灰圈娃
又凑到了跟前

天快要黑了,几辆超载的运草车
像几个麦垛缓慢的移动

这条路我曾走过无数遍
赶过羊,找过鸡,寻过猪
等过到邻村磨面的娘
等过到新疆摘棉花的哥

而今天我又走在这条路上
行色匆匆的赶往乡医院
为重病的父亲请大夫

起风了,风刮起的尘土
迷了我的双眼

货郎还在吆喝着
阴一声,阳一声地
头发换针换颜色味
猪毛换糖换丝线味

偶得

水流经过的地方
必然有草生长

闪电划过天空
雷鸣大于鼓声

花不分贵贱
只要喜欢,都一样美

刘毅